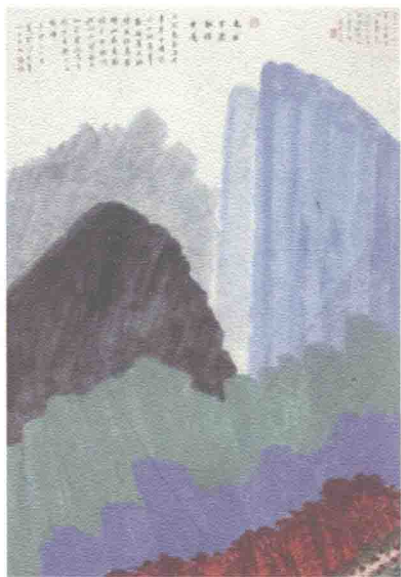


長留篇什繼風詩

中国人民大学80年散文选



中国人民大学80年散文选编委会

编

長留篇什繼風詩

中国人民大学80年散文选



中国人民大学80年散文选编委会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留篇什继风诗:中国人民大学80年散文选 / 中国人民大学80年散文选编委会编.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300-24934-6

I. ①长… II. ①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1268号

长留篇什继风诗

中国人民大学80年散文选

中国人民大学80年散文选编委会 编

Changliu Pianshi Ji Feng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30mm 16开本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张 28.25 插页3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60 000

定 价 1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张建明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大广 叶君远 刘 志 孙 郁 杨慧林
陈奇佳 郑水泉 胡玲莉 贺耀敏 袁济喜
贾铁英 徐 楠 楚艳红

参编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白 玉 朱明伟 刘 彬 刘书颀 孙 烨
李 琪 励 颖 吴素琴 吴壹香 邱会洪
张 亮 陈 宁 陈国占 洪 旻 黄云欢
黄海飞 谢久胜 雷 超 谭 笑 魏 丹

序

从宝塔山下走来，翻越莽莽太行的重峦叠嶂，最终屹立在燕山脚下大学城
中；风风雨雨八十载，中国人民大学始终置身于时代的激流里，书写着民族智慧
的迷人篇章。校训石边，百家廊下，一勺池畔，求是园中，回望沧桑岁月，总
有无限感发，促人染翰寄怀。古语云：“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
也。”值此人大八十周年校庆之际，精选师生、校友散文佳作，汇成一帙，以此
昭显人大精神，展现人大风姿，作为向母校华诞的献礼，应是所有人大人共具
的心愿。

于是便有了这本散文集《长留篇什继风诗——中国人民大学 80 年散文选》。
“长留篇什继风诗”，语出我校著名前辈学者、书法家谢无量先生手书七言联
“每恨江湖成契阔，长留篇什继风诗”。《国风》好色而不淫，开学养正，功昭百
世；本书所收文章，岂敢与经典方驾。然“继风诗”三字，亦可见编者用心之
所在。这里的文字或敦朴，或炽烈，或情韵绵邈，或议论风发；虽才性异区，
但莫不因情立体，明心见性，正与为文之大道相合。展卷细读，令人感慨良多。

散文集由三部分组成，各部分标题同样取自谢无量先生之诗作手书，分别
是“尚凭玄鸟记华年”（取自《次韵答抚五》）、“妙悟清钟月满川”（取自《次韵
答抚五》）与“微吟抵得秋声赋”（取自《凉意》）。

“尚凭玄鸟记华年”，收“怀人感事”之文。所怀之人，有大德名哲，也有
平凡的教师、白发的慈母；所感之事，有国难当头时的勇毅抗争，拨乱反正时

的顽强探索，也有尘缘聚散中那难觅踪迹的哀与乐。品读这从记忆中复活的一个个人、一件件事，一部坎坷而光荣的人大校史，如在目前。而人大人共同书写的一部心灵史，亦随之浮现了。它是多声共鸣的，是深沉而温暖的，书写着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坚强，让人读后俯首沉吟，获得前行的力量。

“妙悟清钟月满川”，收“谈经论道”之作。八十年中，人大人在求真路上的创获，何可计数。而精深的义理、敏锐的批评，未必皆安身于鸿篇巨论、高头讲章。灵动洒脱的短文小品，一样是其寄情之所。这一部分文字里的人大人，谈读书阅世，谈修辞明道，谈人格理想，悲悯、旷达、犀利、睿智，嬉笑怒骂，不拘一格。可见学无成规，篇无定法，能不失学理、启迪民智，即是书生好文章。从这字字句句里，当然也能看到人大人的性灵——那是思想者们各具面目的活泼性灵。

人能弘道，亦当怡情。“微吟抵得秋声赋”这部分，专取对“诗意年华”的咏歌。淡淡的幽默，令人莞尔。新鲜的识见，足资谈笑。读这些文字，读者难免逸兴遄飞，随作者彩笔，神驰心游。然而诗意年华里，何尝只有清浅的感发？湖上泛舟，山中烹茶，草堂吟诗，绝域远行……凡斯种种，或许无关政教，却处处为生命留下难以褪去的印痕，处处皆是人生意义的明证。个中体会，既存佳趣，复多深情。即便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中，人大人的坚韧与执着，亦时时可见、令人动容。

吟赏集中诸文，读者于其工拙，见仁见智可也。而掩卷思之，无论工拙，这文字中的温度，都是让人无法忘怀的。八十篇文章，书写着人大人美好的情感、浩瀚的胸襟，更阐释着“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深厚内蕴。如今天各一方的师生、校友，是否可以通过这本散文集，于怀旧中蓄日新之志，携手再谱人大人崭新的篇章呢？

也希望品味这本散文集后，每一位读者都可以寻得自己的“诗和远方”。校庆八十载，这是最好的怀念，亦是最美的献礼。

是为序。



2017年8月28日

目录

尚凭玄鸟记华年——怀人感事

浮槎东渡

吴玉章 3

从烦恼到快乐

范文澜 7

《狂飙》琐忆

尚 钺 18

风雨中忆萧红

丁 玲 22

乳娘

萧 军 26

在私塾里

郭影秋 30

周恩来领导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几件往事

袁宝华 33

教我如何不想她

李 新 40

老战友柯鲁克夫妇

安 岗 50

励志求学，奋进不已——我们的青少年时代

茅于美 54

“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忆吴老

胡 华 59

陕北公学生活

李文辉 62

新闻史的几个园丁

方汉奇 67

感念石公，感恩石公——石峻教授追忆

方立天 71

历史的回忆

胡福明 83

秋色入梦忆校园

陈传才 95

“嫁”给中国人民大学

郑杭生 104

“文研班”的读书生活

何西来 109

怀人三章

王先霈 122

永久的忆念

陈锡添 127

我的“阿婆”	温儒敏	133
重返“北大荒”的感悟	何家弘	137
我的“北京同事”雷立柏	杨慧林	145
火车站，小姐姐……	王家新	149
一个人的三条河	阎连科	157
时时想着她	邵华泽	163
幸福的母亲	马俊杰	166
父亲给了我什么	马 中	173

妙悟清钟月满川——谈经论道

青年与中年	许孟雄	181
有的放矢及其他	艾思奇	185
我与《基度山恩仇记》	蒋学模	193
我怎样走上音乐道路	王 莘	197
我所走过的治学道路	戴 逸	200
让哲学回归生活	陈先达	204
养生与修身的统一	李文海	207
《登山赋》解	艾 丰	212
屐的梦思	杨 义	214
书卷人家	吴 方	217
大家的胸怀	陈传席	222
史家的“童心”	王子今	225
思维的乐趣	王小波	230
江南寻阿炳	曹利群	239
我们文明了吗？	杨奎松	243
新闻是缘	张建伟	250

我们的人格理想	吴 思	253
我的康德缘	李秋零	260
“多”通于“一”	孙 郁	267
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杨志今	276
与《史记》结下不解之缘	黄朴民	281
书生襟抱本无垠	杨念群	284
我们究竟该如何“出场”？	吴 琼	292
长安的烟火	唐克扬	296

微吟抵得秋声赋——诗意年华

太湖纪游	成仿吾	303
我曾经喜欢……	艾 青	309
雪满庭园	汪金丁	312
画梦录	何其芳	315
青春余梦	孙 犁	320
茶事杂忆	华君武	323
夜	贺敬之	326
两越塔克拉玛干	冯其庸	329
美利坚之行	胡明扬	339
长城思绪	乔 羽	345
童趣	鹿 朴	348
艰难的选择	钱中文	354
谈喝茶	胡乃武	360
捡麦穗	张 洁	363
燃烧是美丽的	苏叔阳	367
仓颉故里行	肖云儒	371

杜甫草堂背杜诗	刘梦溪	374
台湾买茶小记	凌 力	379
壶口瀑布	梁 衡	383
戏台	叶君远	386
“邻居”	杨立新	394
鱼藻轩	高德步	400
棋逢对手，人生一乐	管士光	405
燕山苍茫	程光炜	410
生命为书	袁济喜	415
窗外有棵大树	孟向京	424
我们吴镇	梁 鸿	426
唯有在此，一切才有了意义	张 楚	436
后记		439

尚鴻石先生易記華年

——怀人感事



浮槎东渡

吴玉章

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曾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1938）、延安大学校长（1938）、华北大学校长（1948）、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950—1966），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著有《辛亥革命》《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等。

戊戌政变以后，我对于“新学”的兴趣不仅毫未降低，反而更为浓厚了。除继续阅读新的报刊外，并开始读《天演论》之类的著作。《天演论》所宣扬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们当时不少的知识分子，它好似替我们敲起了警钟，使我们惊怖于亡国的危险，不得不奋起图存。当然，《天演论》用生物界的进化原理来解释社会现象，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它的这种思想后来被帝国主义利用和发展，作为侵略弱小民族的理论根据。可是，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天演论》的思想，的确曾起过一时的积极作用。某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作用，对于这一点，研究历史的人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1900年和1901年，我在本县县城的一家大地主家里教书。1902年，我又到威远继续求学。这时，《新民丛报》《新小说》等都已出版，我非常爱读它们。在当时，读书人总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我虽然对科举考试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也不得不去参加。不过这时的考试办法已经有些改变。从1901年起，开始废除

八股，改考策论。于是，我便把学到的“新学”，尽量地塞进考试的文章中。那时要考取一个秀才，必须经过县考、府考和院考。县府两考每次考五场，差不多要半个月的时间。这对童生们说来，简直是一场灾难性的折磨。1902年，我去参加考试，县考和府考的成绩都很好。有一场府考还得了第一，阅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最后两句是“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过院考的时候，因为我是府考最后一场的第二名，被列为“堂号”（前十名称堂号，是学政必看的卷子），但我的文章写得太长，到交卷的时候还没有写完，因此便落第了。我的亲戚朋友都为我叹息不止，而我自己却并不感到多么难受。现在看来，这恰是一件好事，它促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有一个好朋友，名叫周先登（克群），他本来对“新学”也很热心，在当时也是先进人物，就是因为他原是一个秀才，第二年（癸卯）又考中了举人，随后还到开封去参加了中国最后的一次会试（这次他虽没有考上，但以后也同那些举人、进士一样被送往日本留学），从此，他的思想就渐渐地走向反动（由于一味崇拜康梁的改良主义而反对革命）了。

考试不中，我求新知识的心愈切。这年的12月，我便到泸州去考经纬学堂（后改为川南师范学校）。这个学堂是由周孝怀（善培）创办的。周是一个极善于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他由清朝政府派到日本去学警察，回国以后，便替清朝政府在四川大办其所谓“新政”。这些“新政”，并不是兴利除弊，而是兴害作弊；四川人用“娼、场、厂、唱、察”（娼是“官娼”，场是“劝业场”，厂是“制革厂”，唱是“戏园”，察是“警察”）五个字就给他概括了。当时经纬学堂的校长是周的老师、我们荣县的一个翰林赵熙，赵虽负有诗名，但思想却非常顽固。在周善培的影响和赵熙的主持下，经纬学堂极其腐败，挂的是“新学”的羊头，卖的是“旧学”的狗肉。它竟把《仪礼》（西阶上，阼阶下，等等）当作一门课程来教学，不惜烦琐地大讲其封建的礼教，真是无聊之至。为了装点

门面，也教点英文，但一个星期才教六个字母，简直把人气坏了。看到这种情景，我只住了十多天便愤而弃学回家，从此再也不想上什么“新式学堂”了。

正当我在家里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1902年底，我二哥从成都回来了。这时他已与黄芝等人办好了自费到日本留学的手续。听到可以自费留学，我兴奋极了，也想跟着他们去。这时我刚结婚六年多，已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女儿和一个不到三岁的儿子，妻贤子幼，实在不忍分离。但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为了争取自己的前途，我没有因儿女私情动摇上进的决心。我大哥替我们筹措留学经费，费尽了心血。他为此不惜变卖田产，也只凑到银子二百余两。但是，钱少也挡不住我们远行。我们于是这样计划：我第一步先随他们到上海，第二步再设法去日本。

1903年2月9日（夏历正月十二），那时还是元宵期内，到处锣鼓喧天，当人们正在兴高采烈、欢度春节的时候，我们一行九人，好像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静悄悄地离开故乡，挂帆而去。这时，重庆以下的兴隆滩，刚刚塌崖不久，川江航行还很危险，但我们却毫不在意。我们当时正是满怀壮志，一片雄心，不怕任何危险。结果一帆东去，首先顺利地到达了宜昌。当船过三峡的时候，看着祖国无限神奇美妙的江山，同舟的人都大发诗兴。于是便以“东游述志”为题，写诗以抒怀抱。记得我写的诗中有这么两句，“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我当时的思想，不仅没有阶级分析的观点，而且在康梁的影响下，总觉得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那样的道路。不过，我对西方帝国主义却并不那么崇拜，而对中国的前途则充满了信心。到宜昌以后，我们改乘轮船。在轮船上我们结交了一位“同路人”——后来四川著名的立宪党人之——邓孝可。邓本是重庆一家火柴公司的老板，这次是到日本去买机器的。既然“同舟共济”，彼此便慢慢地攀谈起来。由于思想上有许多相同之

点，我们一路上倒也谈得颇为投契。他约我到日本以后，一定和他一起去横滨拜望梁启超，我也就答应了。但是，我们自从在上海分手之后，他一直沿着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下去，后来一到日本就拜在梁启超的门下，终于成了反对革命的立宪党人；而我却与他分道扬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便结束了我们那段共同的路程。

我一到上海，便打听到留学日本，花费并不很多，因此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同我二哥他们一直前去日本。这样，我们在上海没有停留多久，就换轮东渡。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十数天内，我却有很大的收获。在此以前，我还只知道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那一套改良主义的思想；到上海以后，我即开始接触到孙中山、章太炎他们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虽然知而不详，但稍一比较，就觉得革命的道理更为充分。于是，我对康梁的信仰便一落千丈。

在从上海到日本的航程中，我又认识了一位福建的林宗素（女）。我们刚从闭塞的四川出来，看到女子出洋留学，本来就已觉得新奇，而她那滔滔不绝的言辞，说的又全是些革命的道理，更使我感到佩服。这样，我无形中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革命的思潮便把我头脑中原来那些改良主义的思想冲淡了。

1903年3月，我们到了日本。路过横滨时，看梁启超的念头早已没有了，我们一直到了东京。这时，中国革命的潮流又开始上涨，留日学生和全国人民一道，正在为反对沙俄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的领土主权而斗争，这就是著名的拒俄运动。我到东京后，立刻参加了这个斗争。从此，开始了我生活史中新的一章。

（节选自《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